

(上接Z03版)

见高仙芝大兵压境，石国国王主动请降，高仙芝假意应允，随后领兵攻入石国都城，俘其王，掠其宝，屠其城。继而，大破九姓粟特胡。回师途中，又顺路俘获了突骑施移拔可汗。

751年正月二十六日，高仙芝亲自押解着突骑施可汗、吐蕃酋长、石国国王、羯师王赶赴长安。当献俘的队伍行进到长安西北的“开远门”时，却将突骑施可汗和石国国王砍了脑袋。在被砍掉头颅的那一瞬，两位可怜西域国王一直抢天呼地地喊冤，声嘶力竭地申诉。那啞哑的嗓音，哀怨的眼神，无助的表情，甚至让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于心不忍。

杀鸡给猴看的结果：猴子也学会了杀鸡。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远恩，到处宣扬唐军之凶暴，高仙芝之残忍，引起了昭武九姓国的普遍同情。而后，他前往康国，投奔驻扎在那里的阿拔斯王朝将领齐亚德·伊本·萨里。随后，又来到木鹿，请求呼罗珊总督艾布·穆斯林为其复仇。

手握重兵的艾布·穆斯林，一直渴望成为第二个屈底波，但一直缺少出兵中亚的理由。于是，他与石国王子一拍即合，立即集结木鹿城中的精锐部队，在撒马尔罕与他的副将齐亚德会师后，把大量军队作为战争援军镇守撒马尔罕，将前去防守怛逻斯的重任交给了齐亚德。

唐玄宗也收到消息：刚刚成立的黑衣大食正与西域各国密谋会攻安西四镇。按说，这是一个在唐来说令人绝望的坏消息，但高仙芝太自负，唐玄宗太虚荣，这一对君臣居然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正好为唐军进攻中亚，进而恢复唐在中亚的宗主权提供了口实。于是，唐玄宗召来宰相李林甫，命他与高仙芝共同制定痛击一切敌人的作战细节。

那一刻，一如我们偷听到了蚂蚁说地球太小，不够它们做一个随风起舞的舞台。我真的不愿想象唐朝君臣们盲目乐观、夜郎自大的嘴脸，尽管我也是汉人。

六、正面交锋

火山六月应更热，赤亭道口行人绝。

知君惯度祁连城，岂能愁见轮台月。

脱鞍暂入酒家垆，送君万里西击胡。

功名只向马上取，真是英雄一丈夫。

这首诗的题目叫《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》，应该是写给高仙芝的副将李嗣业的，作者是曾任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的岑参，他创作这首诗的时间，恰逢高仙芝领兵赶赴怛逻斯。这虽是一首送别诗，却没有一丝忧郁，有的只是一腔立威沙场的壮志。想必，此时的高仙芝也同样意气风发。

751年4月，高仙芝率2万精锐唐军从柘厥关（今新疆和县城东北17公里处）开拔，远征黑衣大食。在向西的路上，又有1万名拔汗那、葛逻禄人加入了远征军。唐军沿着玄奘取经的线路，经今阿克苏、拔达岭、热海、碎叶城、俱兰城，逼近怛逻斯。

世上最大的勇气，是压力下的优雅。对于高仙芝的到来，艾布·穆斯林不仅不紧张，反而有点儿兴奋。作为一个听惯了“山地之王”传奇的黑衣大食将军，他特别希望在与高手的对话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。相比远离大本营、长途作战的唐军，己方军队无论是在数量上，还是在士气上显然更胜一筹，而且把这场以逸待劳的战斗交给齐亚德，他是放心的。

临近怛逻斯河谷时，沙场老手高仙芝出于职业嗅觉，命令大军放缓了行进速度。他知道，一旦踏入对方领地，就意味着敌人有利用熟悉地形设伏的可能。于是，他命令副使、右威卫将军李嗣业率领前锋部队快速渡河。

就在石国王子远恩考虑着如何为父报仇的时候，唐军先锋部队已经箭一般杀入河谷，尚未做好狙击准备的昭武九姓联军节节

玄奘从怛逻斯到撒马尔罕示意图



败退。

怛逻斯守将是齐亚德的先锋部将赛义德·伊本·侯梅德，城中有黑衣大食穆斯林和昭武九姓联军2万人。赛义德万万没有料到，以逸待劳者竟陷入被动。尽管对友军的表现不满，赛义德还是调集3000穆斯林骑兵，高喊着“真主至大”出城助战。

对阵时，唐军以骑兵为主，辅以重步兵和弓弩兵。唐朝骑兵配备的是马槊和横刀，马槊是长矛的重型版，分犁铧与槊杆两部分，仅犁铧刃长就达50厘米—60厘米；横刀身狭直如剑，长柄，可用双手握，后被日本人改造为日本刀；重步兵使用陌刀，它两面带刃，长柄，可双手使用，又称“断马剑”，是专门对付骑兵的。黑衣大食骑兵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骑兵之一，人手一把锋利的大马士革弯刀，且配有盾牌。

一时间，军人呐喊声、战马嘶鸣声、兵器撞击声响彻山谷。正在李嗣业为保存实力准备撤退时，一直注意着战场动态的高仙芝下达了主力部队进攻的号令。

迅疾渡河而来的上万唐军步兵，在侧翼骑兵的掩护下，很快与黑衣大食铁骑厮杀在一起。眼看着唐军步步压进，赛义德下令退回怛逻斯城内。高仙芝也鸣金收兵，在城外安营扎寨。

回到城内，赛义德立刻派出信使，要求齐亚德发兵增援。随即，齐亚德率领7万大军，像一片携带着闪电与飓风的乌云，铺天盖地压向战云密布的怛逻斯。

对此，高仙芝毫无察觉，他所考虑的，只是如何对付面前这支敌人。经过第一天的遭遇战，高仙芝已经掂量出了对方的实力，再也不敢大意，于是问计于副将段秀实。这位副将不仅为人心思缜密，而且善于洞察战争情势，总能在关键时刻给出独到的见解。当听到段秀实建议以“六花阵”破黑衣大食铁骑时，高仙芝感受到了内心无法隐忍的激荡。

次日凌晨，唐军很快在河谷边结成“六花阵”。“六花阵”是由名将李靖受诸葛亮八卦阵启发创制的一套阵法，该阵通常中军居中，右厢前军、右厢右军、右虞侯军、左虞侯军、左厢左军和左厢后军六军在外。大阵包小阵，大营包小营，不同兵种互相配合，具有灵活机动、配合协调的优势。开阔平坦的怛逻斯河谷，尤其适合这一阵法。

城门开启，黑衣大食军以“五肢阵”迎敌。这是黑衣大食骑兵最为擅长的阵法，由中军、左前、右前、左侧、右侧组成。冲锋时，五军皆动，犹如五把尖刀同时插入敌方阵营。

携昨日初战告捷的余威，唐军士气如虹。刚做完礼拜的黑衣大食军也不甘示弱，嘶吼震天。“五肢”对“六花”，世界上最精锐骑兵与世界上最强悍步兵的对决开始了。

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？有地理因素、后勤因素、天气因素，甚至也有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怛逻斯之战同样如此。葛逻禄——这个

地处战乱夹缝中的民族，一直在大国之间虚与委蛇。哪一方承诺诱人，它就会倒向哪一方。开战前，黑衣大食就派出密使，许诺葛逻禄在帮其打败唐军后，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附近扩张地盘。诱人的条件让双方达成默契，择机哗变。

大战进行到第四天，黑衣大食联军的“五肢”变得越来越瘦，损失军人超过一半；而唐军也有6000人战死，但气势日盛。尽管处于下风，可赛义德心里清楚，再坚持一阵，援军就到了。

第五天，唐军早早摆好阵形，怛逻斯城门却迟迟未开。

“攻城！”投石车、冲撞车等大型攻城利器投入了战斗。临时加固的城墙，虽然能阻止唐军步兵，却无法抵御远处飞来的巨石。等到日头过午，城墙的某个角落就会被轰开。李嗣业已经握紧了手中的陌刀，只要任何一段城墙断裂，他就立刻带着陌刀队杀进城去。

眼看城破在即，高仙芝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微笑。

突然，唐军背后，扬起了滚滚沙尘——齐亚德的援军到了！更让高仙芝震惊的是，一直在唐军侧翼护阵的3000葛逻禄骑兵，突然调转马头，将作战令旗指向了正在攻城的唐军。与此同时，怛逻斯城门突然洞开，数千黑衣大食铁骑涌出城门，对唐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。

高仙芝感觉天在塌，地在陷，如同置身一个恐怖梦魇之中，他想喊，却不能出声；想站起来，却无法调动自己的肌肉。

接下来，是一场难看而彻底的惨败。入夜，高仙芝在李嗣业的劝说下逃离战场。因为道路狭窄，人畜塞路，多亏臂力超人的李嗣业挥挺乱击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才使得高仙芝跳出噩梦。

副将段秀实听到李嗣业劝高仙芝逃跑，厉声骂道：“你们避敌先逃是无勇，全已弃众是不仁，难道不觉得羞愧吗！”李嗣业拉着段秀实的手深表歉意，并留下段秀实阻击黑衣大食追兵。由于黑衣大食骑兵顾忌李嗣业、段秀实之勇，加上受山路阻隔，所以不再追杀。2万大唐远征军，回到安西者只有4000人。

战后的怛逻斯城郊，犹如一座坟场，黑夜来临，遍地都是横卧着的人，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，仿佛不是时间而是情感。

东西方两大帝国的第一次擂台赛，以唐帝国的完败而告终。

战后，黑衣大食很讲信用，把新占的地盘都留给了临阵倒戈的葛逻禄和复国的石国，其中当然包括怛逻斯城。在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杜环在《经行记》中写道：“碎叶川有城名怛逻斯，石国大镇，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兵败之地”。从此，怛逻斯远离了历史的聚光灯，再也没有成为任何国家的都城，恰似一位年老珠黄的皇后被打入冷宫，直至成为一堆无人

问津的废墟。

齐亚德则一战成名，荣登阿拔斯王朝首席名将宝座。战后，作为半独立于哈里发政权的呼罗珊总督，艾布·穆斯林始终掌握着一支精锐部队，加上他干涉朝政，引发了哈里发艾布·阿拔斯的不安。艾布·阿拔斯授意齐亚德除掉艾布·穆斯林，齐亚德反被效忠艾布·穆斯林的人所杀。艾布·阿拔斯的弟弟继任哈里发后，又设计除掉了艾布·穆斯林。

七、将星陨落

战胜一方的主帅陨落了，而战败一方的主帅结局又如何呢？

按说，遭遇了如此惨重的失败，假若当政的是唐太宗，对高仙芝不是杀头，就是流放，起码也会撤职。但此时的唐玄宗已经66岁，当皇帝快40年了，岁月的风霜已经消去了他性情中所有的刚硬、锐气与豪情，只剩下如木的迟钝、如泥的拖沓和如水的柔和，他已经把朝政托付给了奸相李林甫，天天与曾经的儿媳杨贵妃腻歪在一起，连胡人出身的大将安禄山进宫过生日，与干娘杨贵妃不清不白，宫内宫外都传遍了，他居然也不以为意。我们怀疑，已经忠奸不分、赏罚不明的唐玄宗，能公正处置高仙芝吗？

奉诏赶回长安的高仙芝，其实对自己的前途也没抱什么希望。他像是从火灾现场逃出来的难民，把一片废墟留在了身后，再也不用颓唐、焦躁、一夕数惊了。于是，见到唐玄宗的那一刻，他反而显得很坦然，很镇定，一再要求皇帝严厉处置自己，哪怕是杀头也心甘情愿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唐玄宗满面春风，没有一丝的愠怒，而且还封他为右金吾大将军。

这一关总算过去了。然而，命运即使对它最喜爱的宠儿也不是永远慷慨大度。对不起，死神已经带着他那狞笑的骷髅和格格作响的骨头，如影随形地跟上了他。

755年11月，安禄山以“清君侧”为借口，悍然发起“安史之乱”。面对叛军的疯狂进攻，唐军副元帅高仙芝和北庭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决定收缩防线，退守潼关。尽管高仙芝是败军之将，但毕竟身经百战，知己知彼，所以才能做出和封常清一样的战略选择。他们二人都认为，长安附近并无多少可以调遣的朝廷军队，而叛军兵多将广，气势正盛，最好的选择无疑是据关坚守，首先保证长安不失，待天下勤王部队到齐后再与叛军决战。现在看来，他们的战略选择无疑是明智的。但唐玄宗就不这么看了，他多年不上战场，早已习惯了歌舞升平的日子，见不得有人叛乱，因此恨不得一天就把敌人消灭干净。速胜，是他和庸相杨国忠唯一的决定，而且不容置疑。

自认为帮过高仙芝的宦官边令诚，多次向高仙芝索贿未果，趁机向李隆基进谗言，声称高仙芝无故失地且贪污军粮，封常清畏敌如虎并动摇军心。一句话，这两个将军都不理解皇帝的意图。于是，李隆基派边令诚为监军，代表自己到潼关督战，并给了边令诚一大特权：“拒绝出战者，斩！”

拒绝出战的封常清首先倒在边令诚刀下。

那天傍晚，晚霞烧红了天幕，树梢像漆黑的手指插入赤红的天空。高仙芝外出巡视刚回大帐，边令诚就带着100名陌刀手赶到了。听完敕书中罗列的罪状，高仙芝面对士兵们说：“我退兵，的确是罪，虽死不辞；然而说我克扣军需与赏赐，绝无此事啊。如果我所言属实，你们就为我呼冤枉。”营中将士都跟着大呼：“枉！”

然后，他用一双血红的眼睛瞪着边令诚说：“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兵士都在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！”

一时怨声震天，天地变色，但边令诚不为所动。

就这样，高仙芝与封常清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，先后在一个荒坡的临时墓碑上找到了归宿。（未完待续）